

В ОДНОМ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頓巴斯基某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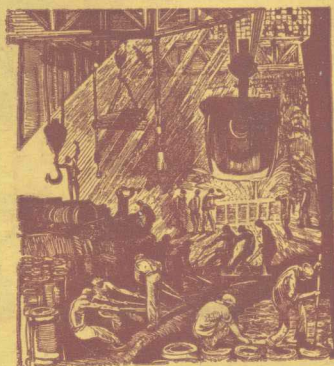
蘇聯文學叢書

著 林 格 · Б

譯 張 香 山 孫 少 禮 合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蘇聯文學叢書

頓巴斯基某處

著 格·巴林

張香山 孫少禮 合譯

知新書

三聯書店

644 • S17 • 32K • P.270 • \$8.5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一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1—7000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這是我第三次調動工作。嚴格說來，我並沒有接到直接的命令叫我到頓巴斯去做地區宣傳工作員，雖然如此，我還是把這件新的工作看爲是黨所分配的。因爲自從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後來加入黨後，我整個的自覺生活就早和青年團及黨的工作結合在一起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從紅軍復員。那時候，我作爲一個後備隊上尉，帶着旅行證明書動身到頓巴斯去。我是應我的過去的團長伐斯西利·葉戈洛夫的邀請而去的，他現在是該地區的地委書記。

在服役的幾年當中，葉戈洛夫和我在同一個團裏工作。我在他領導之下，做了一年半的團參謀長屬下的作戰參謀。

在蘇德戰爭以前，葉戈洛夫中校的職業是頓巴斯地區的工程師。在一九四三年九

月的攻勢中，我們那團曾協助解放了這一地區。當我們越過了頓巴斯前進，到達了聶伯河時，在一個晚上——一個攻勢的晚上——師長打電話給葉戈洛夫，說上級有命令調他回頓巴斯工作。師長捨不得葉戈洛夫離去，但命令總究是命令，他告訴葉戈洛夫中校把團的工作移交給他的代理人。葉戈洛夫請求延期二十四小時：因為他想參加即將開始的進攻，在這次進攻中他的團擔任着進攻的矛頭。

中校在師裏以『突破軍官』著名，他帶領着他的團行動，在突破作戰的最初幾個小時內他就負傷了。

這是在團的觀察哨上發生的，炮彈在戰壕附近爆炸，泥土如驟雨般的向我們射來。

我們在同一輛救護車裏被送到衛生隊，我們又在同一輛救護火車的同一節車廂裏旅行，到了醫院，我們又同住了一個病房裏。病室內還有一個傷勢很重叫做伊凡·彼特羅夫的青年坦克軍官，這軍官很年輕，簡直像個孩子，他的面貌削瘦而憔悴；他總是面對着牆壁躺着，對於周圍一切都很冷淡。只有一次當他接到部隊的來信時，他變得快活了。他安靜地聽着護士唸信，顯然地，她唸錯了一個名字，因此他迅速地說：

『瓦克荷凡可。』然後，他的臉慢慢地轉向我們，接着說：『在杜馬羅夫喀，他駕駛的坦克位置在我的右邊。』

葉戈洛夫的心臟被炮彈震得很厲害。他訥訥地低語着，他想說命運對他開了一個卑劣的惡作劇：他既不能從頭到尾參加進攻，也不能到頓巴斯去。

我們的醫院駐在後方的一個小鎮上。葉戈洛夫和坦克軍官不能起床，我倒可以走動，甚至還能到醫院外面去走走。離醫院不遠有一所博物館，它過去曾是一個地主的私人禮拜堂，博物館現歸教育人民委員會管轄，在整個戰爭期間停止開放；有好多書籍都是從附近周圍的地區送來的，由一個看館老人看守着。只在我得到了地委會的許可後，他才允許我進去。

博物館裏異常寒冷。我去的時候總是盡可能地多穿衣裳——我穿上了羊皮大衣、棉褲、氈靴和戴上無指手套。看館老人將巨大的門打開，我便走進低天花板的、半圓形的藏書室——一個光線暗淡的寒冷地方。看館老人常把我鎖在屋子裏，顯然地，他是怕我偷書，於是我便獨自兒被留在那所古老的建築物裏了。那裏的書很多，地板上、窗台上全堆滿着。舊書裝訂着皮封面，我喜歡看那些有黃銅色書皮的厚厚的大冊

舊書，喜歡吹掉封面上的灰塵，翻着已變黃的書頁，然後我靠近一個窗戶坐下，以便使光線照在書上；我讀着，欣賞着每一個字。

其中大部分書籍是關於戰爭史的，當我回到醫院後，我常常把看過的說給葉戈洛夫聽。有一天，當我告訴他說我碰到了一本談冶金術和礦學的書時，他十分煩惱地呻吟起來了：他被拴在醫院的病床上不能去拜訪博物館。

在一個冬夜，我向我的同病房朋友——葉戈洛夫和坦克手——作了一篇演講。當然，稱之為演講是太好聽的名詞；我講的是我同時代的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的故事，他想學習，但是被青年團分配去做各種不同的工作。我第一次被分配到農村去做青年團的組織工作，一年以後我有一個進教師訓練班學習的機會，但結果又被分配工作，這次被調到一個木材場裏。我對於那些被調去建築工廠的七千個青年團員中與我同年紀的幸運兒是非常羨慕的。但是建築工作需要木材，而且，我難道不是一個木材官吏和一個青年領袖嗎？我常常對我自己說，我的木材是去從事於偉大建築的；後來我也幫忙建築了一個大工廠——柴爾亞賓斯克拖拉機工廠。

一直到今天我還保存着一本油布封面的、紀念那些歲月的筆記本，它常常引我進

入我所珍愛的思想裏去。筆記本的第一頁上寫着：『生活簡樸，思想高尚。』第二句記的是：『有意志即有行動。』當我現在回想起那些句子，就使我發笑；可是我是慣於把著作家、詩人、藝術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及爲人類的較好遠景而戰鬥的政治戰士們所說的簡短而意味深長的話寫入我的筆記本裏的。這些話，如我剛才說過的那兩個，是簡短而意味深長的，只有一行字。有時我的小手能將一個深長思想牽強地概括進一句話裏。

然而生活和生活經驗總是遠勝過任何意味深長的詞句底內容的，因此，不久我就開始把那些與我在五年計劃時期的工作有關的思想和觀察寫在筆記本裏，我寫下了那些時代——突飛猛進的時代——的報紙上的精華，寫下了三合土的溫度，電動起重機的速度和寫下貼在我們所正在建築的工廠底建築台上的那些標語。我至今還記得其中的一句是：『泥水匠葉夫西·彼特羅夫壘了一千塊磚！』

從這些記錄中我可以重新構畫出一個青年團鼓動工作員的青年時代的圖畫，一個與我同時代的青年的生活素描。我珍貴這個筆記本，當我出發上前綫時，我帶着它，在戰爭期間它一直和我在一起。

我把這些統統告訴了我的原先的團長，我是小聲地囁語着的，怕打擾靜靜地躺在病牀上的坦克手，但他却突然讓我講得高聲些，然後他把面孔朝向我們。

那天晚上我們聆聽他的故事，年青的坦克手說他很羨慕我，因為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經歷過那麼多事情，而他是從學校的板凳上直接赴戰場的，現在是他第三次負傷。第一次他在葉飛萊莫夫附近作戰中負傷：一個炮彈片撕裂了他臉上的筋肉，當他恢復神志時天已黃昏，戰場上的一切都已平靜，他以為他是瞎了，因為他的眼睛，特別是右眼痛得厲害，他充滿失望，開始匍匐地前進起來，他的身體壓在簇茂的野草上；他爬行着，被求生存的本能所鼓舞，他不得不繼續地爬行。一會以後他滾轉身子背靠着草地躺了很久，他的滿是血跡的面孔朝着秋雨。他的右眼一直流着鮮血，他小心地用手指將左眼的上眼皮翻開，他最先看見的是一枝掛滿雨點的橫在他頭頂上的細樹枝。於是他舉起手把樹枝撥開，然後他在夜的黑暗裏看見了一絲亮光，漸漸地，他的眼睛能夠看東西了，他橫躺在草地上注視着星斗，過了整整的一夜。

命運保衛着他，次晨他被人找着了。第二次他是在杜馬羅夫略受傷的。第三次受傷是在貝雷佐弗加。他希望活命，他有強烈的生活慾望。生活，他說，在他看來只有

一個意義：即在部隊裏作戰到最後一口氣。他現在害怕他已不適於服役了，如是他的戰鬥日子也就此完結了。

我不知道誰告訴了醫院院長說我曾作了一個講話，或者說，是講了與我同時代的人們底生活故事。幾天以後，他請求我到其他病房去講同樣的話，我表示同意。在這些談話中，我的思想宛如翱翔於醫院的牆壁之外，我的健康開始迅速恢復，不久我就能夠回到我的團裏去了。

當我們分別時，葉戈洛夫說如果在戰後我願到頓巴斯工作，我應該直接到他那裏去。但是在那個時候，距離戰爭結束還有很長的道路。我們交換了通信地址，約好彼此通信。在戰爭的末期，我又在顧斯特令負傷了，這一次我在醫院住了很久——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當我在一九四六年春復員時，我收拾好行李，搭火車到葉戈洛夫的家鄉去，我覺得到頓巴斯去頗有些不自在，我懷疑我在那裏能幹些什麼呢？到我戰前學習的高等師範去不是更好一些麼？

我攜帶着一隻裝滿了衣服的小皮箱，和裝置有一個指南針的地圖套子，於四月的一個黃昏，抵達了目的地。在那地圖套子內，裝有我的軍官服役證明書和那充滿着『珍

愛思想』的筆記本，時間和冒險曾在這一直伴隨着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了它們的脚印；筆記本已變得破爛不堪，許多字句已不易認清，可是寫在第一頁上的那句話：『有意志即有行動』却還是清清楚楚的。

當我到達地委會時，天已黃昏。葉戈洛夫正在家裏。便服使他的容貌大爲改觀，當我看見他的時候，我幾乎不能相信他就是我所熟知的和曾在一起服務過的團長。他穿着一件工人組長們穿的藍色短上衣和一雙帆布膠底鞋。就是這雙帆布膠底鞋把我迷惑住了。他的整個儀表有些平常，我應該說：有些像老百姓，在他藍色上衣的胸前口袋裏露出了一段油布封面的筆記本。

如同在軍隊裏一樣，我向我的老團長報告：

『後備隊上尉康士坦丁·潘特列耶夫來到，並聽候你的吩咐。』

我使葉戈洛夫回想起我們在醫院裏所談的在戰後我到頓巴斯來工作的談話，當葉戈洛夫聽到『工作』這個字時，就搖動他的手，微笑着說道：『別想馬上就工作，先從軍隊生活中恢復過來，休息一下，玩一個時候吧！然後你才能決定去做什麼。』

他拉我到窗子那邊。

『在這兒，讓我看一看你，』他說，『傷口怎樣啦？完全治好了麼？』

正在這時，他被叫去接電話。我走過去看掛在牆上的本地區的地圖。這是由許多小張地圖合併起來的，其中有一張很眼熟，那是一張葉戈洛夫帶領着他的團在這一地帶作戰時所用的軍用地圖。他過去劃的一些鉛筆符號還隱約可辨。

葉戈洛夫從我手裏接過地圖套子和指南針，微笑地說：

『好，讓我們來看看形勢吧，作戰參謀同志。』

於是他開始描述德軍趕走後他建設這個地區的情形，並告訴我他的『躍進綫』是什麼。正在我們談話的中間，有人走進屋子，我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警衛軍中校同志，你叫我提醒你：現在是十九點鐘正……』

我轉過去看費多蘭可——葉戈洛夫的老勤務員。由於習慣的驅使，他繼續稱葉戈洛夫爲警衛軍中校，他看來也和過去完全不同了，這個矮胖子已脫下了軍裝改穿上繡花的烏克蘭式的襯衫。

地委會的機關會議擬訂於七時召開。葉戈洛夫向我道歉，並讓我直等他開完會。費多蘭可馬上使我熟悉起地委會的情況來。

『事情可多啦，』他用認真的口吻說，『整天我們從這部分跑到那部分……或者是煤，或者是穀物，或者是合作社……什麼事情你都要負責，簡直沒有一分鐘休息，警衛軍上尉同志！』

費多蘭可勤務員，不，他現在是地委書記的助手，簡直一點也沒起變化，他在這兒和在前綫一樣，沒有在他的生活工作與葉戈洛夫的生活工作間劃出一條界線；他覺得中校和費多蘭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們一塊兒做的。

費多蘭可把葉戈洛夫對我的計劃告訴了我，他甚至於說出了那個預定的工作名義——領薪宣傳工作員。

『這兒要做的宣傳工作多得很，作戰參謀同志！』費多蘭可越來越起勁地說。

葉戈洛夫辦公室的房門打開了，我們聽到他在喊：『倒茶！』費多蘭可就出去弄茶。我在團裏對於『倒茶』這句話是聽得多麼熟悉啊！

當我傾聽着門那面的話聲時——他們正在談論煤的噸數和豎井的深度——我呼吸到了一個對我是新鮮的生活氣息。同時我愉快地得悉這個生活——這個地區的生活底組織者和指導者是葉戈洛夫，而他的團亦曾在全師裏是被認為是領頭的！

費多蘭可帶我到外邊去看看周圍，在一個寬敞的汽車間裏——這汽車間同時也就是馬廐，他把地委第二書記普利荷德可所騎的一匹棕色馬指給我看，然後他又把組織工作人員和宣傳工作人員在當地出差時所乘的一輛舊馬車指點給我看。在那裏，只有一輛完好的——費多蘭可名之謂『充分戰鬥準備』的——供一般雜用的舊汽車，它曾在它的當年在前線跑過相當多的哩數。費多蘭可把汽車開出汽車間，逍遙自在地在空場上駕駛了一陣。這是一輛敞篷車，葉戈洛夫如同在前方一樣，喜歡駕駛敞篷車，但是費多蘭可則不以爲然。他說：『在前方是一回事，在那裏你得留意上空，可是在後方却是另一回事。』

次日葉戈洛夫邀我陪同他到本地區各處去看看。

一打早我就到達了地委會，葉戈洛夫的門半開半掩着，當我敲門的時候，有兩個聲音同時回答着說：

『請進來。』

葉戈洛夫和他的同事——一位肥胖而面貌嚴肅的人——正在聚精會神地談話，他們甚至沒有看我一下。

我坐在一旁，開始聽他們講話。

他們正在談論着煤炭——關於生產量計劃、鑿井的進度、時限和生產報告；總之，是關於構成當時頓巴斯地區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在這樣的時間限度內去做這些事是困難的。』葉戈洛夫的同事生氣地說，『非常困難。』

對此，葉戈洛夫回答說：

『你應該把它好好考慮一下。』

『但是，我從那裏得到工人呢?!』

『你應該找到工人。』

之後，談話又差不多完全變成數目字和技術名詞了。葉戈洛夫的同事引用數目字就好像他把它們擲在桌子上一般，我甚至於幻想着我聽見了這些數目字如像算盤上的珠子一般滴答地作響。葉戈洛夫緩慢地述說着他的意見，他也談到噸數、深度和日期，但是我能馬上理解到這些數目字對於葉戈洛夫說來並不僅僅是數目字；在這些數目字的背後，我們能夠感覺到站着那些肩負着這個重大任務的人們，也正是這些人們

是葉戈洛夫所感到興趣的，他談及工作組長們、礦工們，也說到某些人的成功和某些人的失敗……

最後，他們注意到了我，葉戈洛夫就把我介紹給他的同事。

『我叫潘欽可。』那肥胖的人說，一面伸出他的手來。

『依拉利翁·潘欽可。煤炭托拉斯經理。體重——二百六十五磅。』

葉戈洛夫說我們打算坐車子到第九煤礦的住宅區去。

『到「頓巴斯某處」去。』他微笑着說。

到第九煤礦雖只有五公里遠，但是差不多費了我們整整三個鐘頭才到達了那裏。最初葉戈洛夫一定要停下車子和一個過路的礦工談話，之後他又一定要去看看文化館已被建築得怎樣，然後他又一定要去視察一下地裏的收穫……他從汽車裏跳下來，拖着經理和我跟他一起去。潘欽可和他在一塊工作真是够受的。

一走出地委會的會址便到了通第九煤礦住宅區去的大街上了。在大街兩旁排列着燒燬了的房屋底殘骸，其間夾雜着一些新的建築，這些新建築是用粗石灰石建造的，看來顯得蕭條，因此周圍的一切——點綴着小山的鄉村，廢石堆上的荒涼的石頭——

看起來都是灰色的。大街上小樹的風景也頗奇怪。

這是一個陰暗的日子，烏雲從廢石堆的頂上浮過，連剛從頓尼茲堅硬的大地上茁萌出來的新草，也不能驅散掉爲整個景緻所形成的灰色底印象。

我注視住宅區內所有的新建築物上都油漆有這樣的題詞：『一九四三年九月爲德人破壞，新居落成於某年某月。』

葉戈洛夫喜歡用他的手去撫摸這些建築物的新石頭、木材和鐵塊。

『你應該看看在一年以前這兒是個什麼樣子。』他說。

在回來的路上，他問我是否已決定留在這裏工作還是回到學校去。

『我決定留下。』

『好得很！』葉戈洛夫說。我從他的聲調裏可以了解他是很滿意於我的決定。

『這裏的工作條件是一般的。』

當我問他『一般』是什麼意思時，他轉過來簡單地說：

『一個艱苦的生活，康士坦丁·潘特列耶夫同志。』

我理解葉戈洛夫是用極誠懇的態度來講這話的，其意思是說：你該確信你有力量